



王弘海评传

■ 许荣颂

放眼历史烟云，纵然众多英才杰士，地处海隅的海南岛，也是人才荟萃的。在明代，就出了像邱浚、海瑞、王弘海等功业卓著的人物。

王弘海于嘉靖壬寅二十一年（1542年），出生于今海南岛定安县雷鸣镇的龙梅村，卒于万历丁巳四十五年（1617年），享寿75岁。死后朝廷派遣当时的海南分巡提学副使戴燿谕葬，赐莹在定安古爽之原，即今富文镇九所墟之附近。

王弘海字绍传，号忠铭，嘉靖四十年中辛酉科解元，时年方二十岁，嘉靖44年中乙丑科进士殿试二甲，选翰林院庶吉士，历任翰林院检讨，编修，会试同考官、北雍国子监司业、南京国子监祭酒、南京吏部左侍郎、南京礼部尚书赠太子少保等职。

王弘海自小资质聪慧，史称他少颖异，博极群书，日记千言。他在文学方面颇有成就，其诗文为邱浚、海瑞之后海南又一大家。一生著有《尚友堂稿》、《吴越游记》、《来鹤轩集》、《天池草》、《南礼奏牍》、《南溟奇甸录》、《文字谈苑》、《国朝名臣录》等书。他的诗文笔调清新，文字精练，感情真挚，主旨确切。其为人之正气风骨，于诗文中灿然可

见。他的门人区大伦，对王弘海的诗文曾有这样的赞誉：“文章尔雅醇厚，自成一派，诗歌品格在大历以上。”当时的知名文士，门人焦竑也称赞他的诗文“安时处顺，超然物表，不矜不挫，不诬不怼。”王弘海的诗作格律严谨，用词遣字非常讲究，吟诵起来音声锵然，更兼立意不俗，意境深邃，今日读之犹有新意。

王弘海早年就颇有政治才干，后来他在政场上也确实有所建树。他任会试同考官时，曾经选取了一批颇有才能的知名人士。其中有焦竑、董其昌、吴道南、陶望龄等。他曾多次上奏疏，提议万历皇帝建储。他多次上疏劝谏万历皇帝问政，不要随便发怒，不要乱发诏令。就是他乞病致仕得准后，他也还在关心政事，上谢恩陈言疏，以自己之病比喻国家之病，委婉劝谏万历皇帝用心治国。万历皇帝对他的忠心陈言虽不听，但也曾称赞他“学识渊宏，器资醇笃，蜚英翰苑。”王弘海死后，赞他“惟卿性资愿恪，操履端平，文风既著，朝堂经筵夙称于岭表。又赞他“惟卿三朝硕士，一代伟人。”王弘海一生对明皇朝是忠心耿耿的。

王弘海和海瑞是同代人，又

是琼州同乡，他们之间有着较多的来往。王弘海之为人道德品质，也颇受海瑞之熏陶。他虽然没有海瑞惊天动地泣鬼神之壮举，但也是胸存正气，很关心国计民生的。王弘海在他的《致仕谢恩陈言疏》中，就有这样的一段叙述：“……臣之同乡友人，故都御史海瑞，为户部主事时，常抗疏谏世宗皇帝，自必死，以身后事付臣，然犹属臣虽官翰林，亦当思有所效，毋徒若蠹书虫，生死陈编中为也。臣每绎其言而愧之。”

关于这件事，《忠铭公年谱》中，有如下的二则记载：“十月（嘉靖乙丑四十四年十月——笔者），海忠介公抗疏言天下第一事，犯颜强谏，世宗大怒，将付狱，忠介公访于玉堂，自必死，以后事托公，遗白金二十两。曰：‘死于尔乎，疾还我首丘足矣！’公闻命，勉相慰藉，决不负言。”“忠介公下狱后，公极力保护，每省视狱中，饷糈备至。狱吏吓以危言，亦不畏避。”

王弘海对当时的不正之风，是厌恶和敢于干预的，他曾上疏奏请禁止奢靡之风。他在《礼部题禁风俗奢靡事宜》中，讲得非常有理，从今天提倡节俭、简朴的美德来看，还是很有参考价值的。当时的权贵张居正，《明史》上写道：“居正自夺情后，益偏恣。其所黜陟，多由爱憎，左右用事之人多通贿赂。”（《明史》卷二百三十三，第5650页）然而王弘海对他这个权贵却敢顶撞。《忠铭公年谱》上记有这样一件事：“时张江陵（张居正系江陵人——笔者）当国，托其子懋修、敬修登鼎甲。榜出，土论哗然。公作《火树篇》、《春雪歌》讽之。

……江陵闻而衔之。”从这件事看，王弘海对那些以权谋私的人是极为不满的。由此也可见到他的为人品格。

王弘海为人正直，毫不媚骨。他在《贺万州守辜公善政华诞序》中，一开头就这样自我表白：“予夙性耿嗜文辞而不喜谀，故常不辞四方赠言之求，而又不工为藻饰，以投媚者之好。”海瑞在万历十五年（1587年）逝世后，王弘海第一个写《海忠介公传》，他在文中对海瑞之为人极其赞赏和敬慕。王弘海曾在南京礼部尚书任上，引荐外国传教士利玛窦见万历皇帝，对中外文化之交流，作出了卓越的贡献。

王弘海一生曾为琼州做了不少有益的事情。他鉴于琼州儒生赴考旅途遥远，跋涉艰苦，特上奏疏请求改海南兵备道兼管提学道，让琼州之儒生能在海南就地考试。这件事当然对读书求学的儒生是极有好处的，对发展海南文化教育也有积极的作用。他在《奏改海南兵备道兼管提学道疏》中，如实地向万历皇帝陈述海南儒生千里迢迢赴考的苦楚，然后有理有据地请求万历皇帝：“……如果职言不谬，即照甘肅截考例，改海南兵备道兼管提学道，换给救命，每遇员缺，必选甲科之有学者充之，其琼州一带师儒巡察任其便宜行事。这个奏疏得到了万历皇帝的允准，自此，海南儒生赴考方便多了。这件事便是民间所说的“奏考回琼”。这对海南文化事业的发展，历史上曾起了很大的促进作用。琼州的儒生对“奏考回琼”很是感激。在万历癸卯三十一年，王弘海六十二岁的时候，儒生们捐款建了一座纪念王弘海的生祠。这座生祠建在定城，五十年代尚完好，六十年代则被折毁，（尚存后殿）改建为定城镇卫生院。王弘海晚年致仕回家后，

对培养人材是极为重视的，他花了很大精力，于万历乙巳三十三年，在定安县城建了一座尚友书院，为今定安中学的前身，今定安中学图书室、校长室，便是当年尚友书院的旧址。王弘海经常在书院讲学。从他现存的著述看，他的学术思想多受程朱理学思想的影响。

王弘海五十四岁时，便以病为缘由，向万历皇帝请求致仕，经过十三次的请求，才在万历己亥二十七年，他五十八岁时获准。按当时的情况来说，他开始要求致仕是比较早的。他所以较早要求致仕的原因，不是因为自己真的病老，而是因为万历不听他劝谏，对当时的朝政不满。此时的明皇朝已经非常明显地在走下坡路了，王弘海因此对为官丧失了信心。《忠铭公年谱》上有这样的记载：“公借病以辞职，言及误身事小，误国事大，因上屡谏不听，辍朝罢讲，国事将不可为，又处南京间，职不能展其经济，屡以乞休为动天听。”“公因近年屡谏不听，将奏疏付梓。名为《南礼奏牍》，自为小引曰：甚矣，进言之难也！非言之难，有以听之之难也。又非徒听之难有，以言之之难也。”

王弘海致仕以后，除到别地讲学，为培养人材奔走外，一直乡居在家，直至终老。他对家乡极是热爱，经常游憩于金鸡岭，文笔峰，多有讴歌家乡的诗文。平常他也热心做些修桥筑路的公益事。

王弘海是明代封建皇朝的官吏，他的为人处事有着历史的局限，但他渊博的知识，文学上的造诣，以及他正直的为人品格，都是海南历史上不可多得的，至今海南人民还在缅怀着他。

定安县诗词楹联学会执编

“最美定安”参赛作品选登

作品·连载

王弘海：恢弘的济世魂

（上接204期八版）

在中国历史上，明朝皇帝奇葩多，而万历皇帝算是其中一枚。而这个奇葩皇帝，做了一件极奇葩之事，长年不立太子，且因太子问题而跟诸臣拉扯有十年之久。

万历十八年（1590年），王弘海给万历皇帝上了三道奏章。一是《诸建诸公疏》，请立太子，并强烈指出，请立太子之事乃“法祖建储，以隆国本，以系人心事”之举。二是《拟无逸殿箴》，建议皇帝恢复朝讲，召对群臣议政；三是《礼部题禁风俗奢靡事宜疏》，呼吁风俗奢侈之风应该禁止。

然而，奏章送入了皇宫，如石头落到枯井，毫无动静。

王弘海甚是失望。

第二年，即万历十九年，王弘海再上三道奏章，重提去年请立太子等事，语气凌厉，忠直骨鲠，甚有海瑞遗风。然而，奏章还是如石落井，我行我素的万历皇帝依然像只鸵鸟扎于深宫之中，过着那种“不理、不郊、不庙、不见、不

批、不讲”奇葩生活。

这次，王弘海深深地绝望了。他想起了嘉靖，想起了已故的海瑞。当年，海瑞以死相谏，尚未唤醒为神仙之事癫狂的嘉靖皇帝。如今，如果再来一场轰轰烈烈的“尸谏”，会震动那个比嘉靖还疯狂的万历吗？

这的确是个问题。

王弘海陷入了深深地痛苦与迷惘之中。二十年孤岛的寒窗苦读，十七年的翰林院隐忍韬晦，就是为了有一天发志济世，施展宏图。如今君王却不爱诸臣之谏，他该何去何从呢？

他又想起了孔子。孔子率弟子周游列国，四处碰壁时，曾对弟子感叹说道：“道不行，乘桴浮于海。从我者，其由与？”孔子在推行仁政不通的情况下，想到了要驾一叶扁舟远离政治，逍遥江湖。而我，是不是该像孔子老人家那样，离开庙堂，远走江湖呢？

王弘海思忖再三，决定上疏告休。可是他等了很久，直到万历

二十年（1592年），他任南京礼部尚书三年考满，才得旨请准回乡休假。

五

万历二十年（1592年），九月，王弘海暂别明朝官场，如羁鸟出笼，从南京出发，开始了一段惬意快乐的吴越之旅，一路悠悠一路吟诗作赋。人生似乎终于得闲，然而王弘海并不闲着，他一回到了定安县，就用力推行他人生的另外一个伟大计划。

这就是筹建尚友书院。宋朝名臣范仲淹在《岳阳楼记》写道：“居庙堂之高，则忧其民；处江湖之远，则忧其君。”这种进退皆忧的政治情怀，正是儒家思想的精神之一。王弘海进不得君王之心，退也不能只顾逍遥，不管世事。他在想，他应该为乡民做点贡献，这样才不愧对父亲王允升给他取的“弘海”之名。

筹建书院之事，意义不言而喻。当是时，海南岛民风不化，学术不精，而要促进家乡定安县的

学术文化，就必须有座像样的书院，供郡邑弟子学习交流。但在那时，要建立一座书院是一件很不容易之事，首先你得有钱，有人，有影响力。

以王弘海当时之影响力，操办此事，似乎没什么困难，至于钱的事情，他自己来掏。一年后，书院于县学之侧落成，建筑有前后两廊，仪门数楹，轩昂壮观。王弘海在学宫大殿左壁题写了“尚友”两字。所谓尚友之意，就是友天下之善士。王弘海之意，就是以古贤人为楷模，激励后学奋发有为。这，正是当年李慎先生对他的期望。而今天，他将这种期待薪火相传，借此挖掘与培养更多有志俊秀，以利天下。

这一年，是万历二十二年（1594）。

王弘海在想，以尚友书院会天下文士，传播大道，教诲郡邑子弟，岂不是一件很快乐的事？然而，这种以出世之心做入世之事的快乐之感，很快结束。也正是这

一年，王弘海休假期满，他不得不重回官场，去侍奉那个让他痛苦异常而又不能拒绝的奇葩万历皇帝。

据王弘海门生朱国祯《涌幢小品》记载，王弘海“再起，以考满入京，门下士在京正，盛迎于郊外二十里，自四衙门而下，凡八十余人”，真可谓“极一时胜事。”

蛰居故乡定安两年后，这或许是王弘海人最得开心的一天。而他回京的这一年，满城都在风传，他可能要北上入阁。甚至连他两年前旅途中认识的外国老朋友利玛窦在《回到南京》中也这样说到：“听说此人（王弘海）已被皇帝重新召回南京……尚书被皇帝召回官复原职非常高兴，并希望这将成为升任北京相应职位的一个进身之阶，那会给他以阁老的最高权威。”

如果是这样，那应该是王弘海迟来的幸福。因为北上入阁，在两年前本就应该属于他的，但是被人阻挠而不得成行。

（未完待续）